寻访

长征路上的故事

从泡桐岗到夹金山隧道

王 军

在中国的版图上，有些路是用脚走的，有些路是用命走的。

四川雅安多雨，人称“雨城”。我在雅安挂职的两年里，常常体会这句话：雅安的雨，是天漏。可也正是这雨水，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山河都浸透着一种沉甸甸的湿意。大渡河、青衣江、田湾河，我常在这些河流边巡河。而90多年前，红军在这片土地上走过的路，是用生命丈量的。

中央红军主力在雅安境内转战27天。从1935年5月23日进入雅安，随后强渡大渡河，到6月18日翻越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离开，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太多悲壮与传奇。但还有一段路，在亲历者的回忆中反复出现，它没有大渡河的惊涛骇浪，没有泸定桥的铁索寒光，没有夹金山的巍峨雄壮。它藏在一片原始森林里，藏在那些泛黄的日记本里，藏在一代代人的传颂中。它就是泡桐岗。在红军将士的日记或回忆文章中，有的写成“炮筒岗”，有的写成“炮通岗”，也有的说是“甘竹山”。名字的混乱本身就说明：那个地方，实在太偏远了，远到连名字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写法。

泡桐岗是连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没走过的地方。2000多年前，司马相如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，开通灵关道。20多年后，司马迁也走过司马相如开通的灵关道。在雅安市荥经县境内，灵关道翻越的是天险九折坂。同在荥经县境内的泡桐岗距九折坂不远。九折坂好歹还有路可循，泡桐岗则是一片人迹不至的原始老林，根本没有路。

张爱萍回忆说：泡桐岗是红军长征中最难走的路。他临终前念念不忘，嘱咐女儿要找到这个地方。我查找史料时，被亲历者的记述一次次拽回到那个湿漉漉的、绝望与希望交织的山林里。谢觉哉写道：“那知道根本没有路，只有些攀藤负葛的痕迹。”陈伯钧在1935年6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：“悬崖数丈，绝壁时生，石坎参差，烂泥太深，攀葛附藤，举足不敢进”。伍云甫的6月7日日记写道：“其路之难行，从来未有。”陈云在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中写道：“我等由水子田出发，经一高山，几无路，亦无石阶。两旁竹木丛生，遮蔽天空，山上泥水极深，两腿全在泥沟中爬走。”他特别记下一笔：“周恩来亦在山顶泥沟中站立一晚，次晨我见其虽仍神清气爽，但已满身污泥矣。”斯诺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中记述：“毛泽东告诉我：‘在这个山峰上，有一个军团死掉了三分之二的驮畜。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去就没有再起来。’”这些文字我反反复复读过。每次读，都觉得那些战士就在眼前。英勇的红军将士从这片荒芜的原始森林里，开辟出一条前进的道路。

在翻越泡桐岗之前，红军刚刚经历一次体力极限的考验。从什月坪到泸定桥，120公里。这在今天，是三个马拉松的里程。红四团一天一夜跑完。天降暴雨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有人站着打瞌睡，险些跌下河去。后来干脆解下绑腿，一条一条接起来，前后拉着走。沿途还要作战。那是怎样一支队伍——用绑腿连成绳索，凝起一支军队的精魂。作为飞夺泸定桥前站的雅安市石棉县什月坪，也因此载入史册。

翻越泡桐岗之后，红军经天全、芦山进入宝兴县境。正是在这里，红军遇到了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——夹金山。夹金山又名“甲金山”，藏语称为“甲几”，意为很高很陡。夹金山横亘在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之间，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。

1935年6月12日，红军先头部队攀登夹金山。从南方来的战士，冬衣已在云南脱下，不少同志只穿着单衣。萧锋在《长征日记》中写道：看着眼前高高的白雪山，想到6月间还有那么多雪，这在我们江西简直是笑话。有不少战士冷得没有办法，只好把被子、毯子都披在身上御寒。谢振华回忆，有十来个掉队的战士围着一堆燃尽的木炭坐着不动。有人过去喊他们赶快走，但他们一个个却像雕塑似的毫无反应。他们已经牺牲了。王六生作了《有个战友倒下去》诗：“小辣椒，闪红光，行军锅，响叮当。一道道悬崖头上横，一条条深谷脚下躺，时而狂风卷飞雪，又来冰雹从天降。气温低，刺骨凉，氧气薄，憋得慌。有个战友倒下去，眼睛似合又似张——同志们，莫悲伤，踩着我肩继续上！”

红军短期休整期间，当地群众倾力支持，在天全县筹粮10万公斤左右，在芦山县筹粮20万公斤以上，并筹集了大量的猪肉、食盐、生姜、白酒和翻越雪山用的御寒物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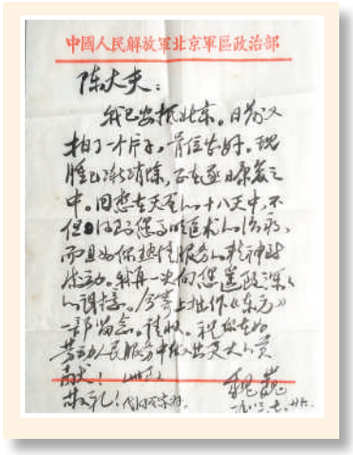
夹金山上最可怕的是当地人称为“雪塘”的山坳。这些山坳常年积雪，人一旦踩上去，就要陷到雪窝子里。这就要靠熟悉路的向导领着，沿着为标记雪塘而用石头垒起来的“望杆”行进。每人还要削一根“带路棍”探路。有位藏族老人当年带红军过山以后，红军送了一盏马灯给他，并称呼他“马灯红”。藏族老人即以“马登洪”为名。我在夹金山干部学院听马登洪的孙女讲过这段往事。

到1935年6月18日，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，红军两大主力部队在懋功（今小金县）胜利会师。张爱萍作诗“狂喜两军巧会师，欢声雷动天地裂”，欧阳文写下“携手翻过分水岭，树下岩边饮清泉”，洋溢着翻越夹金山的喜悦。英勇的红军将士靠辣椒和生姜御寒，凭借强大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改写了“要过夹金山，除非神仙到人间”这个传说。

2021年12月26日，起于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、止于小金县达维镇的夹金山隧道正式开工。2025年10月1日开通试运行。我曾多次沿硗碛一线进山。老路盘旋，云雾压顶，白雪满目。当地干部说，一到冬天，夹金山就是一道关。如今，路通了，山里的中药材、牦牛肉能更快出山，红色研学、藏寨民宿也热了起来。硗碛的年轻人回来了，山两侧的乡亲们来来往往，走亲、上学、看病都方便了。隧道建设者在高寒缺氧、岩层破碎中一点点掘进，像当年红军一样，把不可能凿穿。长征路上，新的故事正在生长。

魏巍在《地球的红飘带》卷首语中，把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比作“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”。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，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中庭，一条火炬状红绸从大堂凌空而起，在穹顶下收束成一道飘带。阳光透过玻璃顶洒下来，落在红军号手雕塑上。

就在这挂红绸下方，陈列着两封书信。寄信人是魏巍，收信人是同一个人：四川省天全县中医医院陈怀炯大夫。



1983年7月26日，魏巍致陈怀炯手札。

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

1983年，63岁的魏巍第一次重走长征路。他此行的重点之一，正是当年红军从荥经翻越泡桐岗进入天全的这段路程。行至天全境内，他在泥泞的稻田埂上扭伤了腓骨，被背进天全县中医医院。当地人称“大先生”的陈怀炯当场诊断、敷药、上绷带。回京后，魏巍寄去刚获茅盾文学奖的《东方》，信中写道：“回想在天全的十八天中，不但得到您高明医术的治疗，而且为你热情服务的精神所感动。”《地球的红飘带》出版后，他再次寄书并写道：“每逢想起在天全时你给我治腿的情形，心里就怀着深深的谢意。”我在雅安挂职时，有一次脚部骨折，别人介绍我去天全找陈怀炯。大先生的那双手依然沉稳。

从泡桐岗到夹金山隧道，90多年的时光在这片土地上流淌。有些东西变了，天堑变通途，雪山通隧道，泥泞的小路变成了平坦的大道。可有些东西没有变，那种在绝境中依然向前走的勇气，那种在艰难中依然守护他人的善良，那种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。

泡桐岗还在那里，原始森林遮天蔽日。今天，当我们从夹金山隧道疾驰而过的时候，不应该忘记，90多年前，有一群人，用双脚在万古荒芜的森林里，为中国走出了一条路。

人生得意须谨慎

范国强

“人生得意须尽欢”，这是李白在《将进酒》里的名句。李白的“须尽欢”，表现在“莫使金樽空对月”上。而我要说的“人生得意须谨慎”，乃针对历史和现实中许多教训有感而发。

何谓人生得意？盖指人生万事顺遂、志得意满。常言道“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”，正因为难得这“十之一二”得意之事，有的人便忘乎所以，变得不谨慎起来，结果将本来不错的人生弄得一地鸡毛。

因为不谨慎而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，在历史上有过不少。秦朝的丞相李斯、西汉的名将韩信、清代的大将军年羹尧，都是曾在人生道路得意之时，或因功高恃才，或因骄纵不谨，最终都没有好的下场。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，当年亲率“十八骑”，好不容易从商洛山中闯出来并建了大顺政权，却被胜利冲昏头脑功亏一篑。为此，毛泽东主席告诫全党引以为戒，务必要“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”。

因为不谨慎而招致落马翻车的教训，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不鲜见。有的人身居高位声名显赫，因守不住初心而堕入违纪违法泥潭。有的人在商界半世拼搏业绩显著，却因盲目自负导致事业崩盘。在功成名就后本来可以过个无忧无虑的晚年，却因自我膨胀而晚节不保，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谨慎一词，即慎重、小心。作为修身之道，谨慎的确是需要的。一般来说，人在失意时大多能做到比较谨慎。唐代的杜荀鹤曾有诗云：“泾溪石险人兢慎，终岁不闻倾覆人。却是平流无石处，时时闻说有沉沦。”身处逆境之时，人人都会警醒，步步都会小心。真正考验人的，恰恰是在得意平顺之时。古往今来，许多人不是败在绝境或逆境，而是败在顺境里。

谨慎当然不是畏缩不为，不是遇事瞻前顾后、不敢担当。真正的谨慎，是得意之时不膨胀，顺境之中不麻痹，是在诱惑面前能守住底线，在赞誉声中能认清自我，是在万事顺遂的时候，依然可以守住一颗谦卑自省的心。

昔时，李白说的“须尽欢”无非鼓吹多喝点酒，时下有些人的“须尽欢”，却表现在极度的贪欲和纵欲上，其结果不仅硬生生把自己的人生给“尽毁”了，更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。从这层意义上来说，谨慎既是一种修养，也是一种警示。

金台随感

修脚师

洪佑良

我有偏趾甲，趾甲弧度小，盖不住大脚趾头，往两边的肉里长。看起来是小事，痛起来钻心。

小时候没听过有修脚一说，都是自己对付。每年春天，裹了一冬的脚从鞋里解放出来，该下田干农活了。脚在水里一泡，偏趾甲就发作，两个大脚趾肿得像胡萝卜，痛得走路直咧嘴。

妈妈找来一块破碗片，敲掉一块，露出白森森的刃口，帮我把两个脚趾上的趾甲刨薄。那瓷片极锋利，刨一下，褐黄色的趾甲露出一道白痕，越刨越薄，要薄到用手一按，趾甲会凹下去，松手又弹回来。妈妈说，刨薄，可以透气，就不痛了。这法子有点用，可撑不了多久。

一年发作几次，实在烦了，总想找个一劳永逸的法子。看到大哥刮胡子时，我忽然有了主意。取来刮胡子的刀片，沿趾甲边缘划开一道口子，往外掰一掰，掰到用老虎钳可以夹住，再猛地往外一扯——在众人的惊呼里，一小块带着肉屑的趾甲片就扯出来了。左右开弓，如此两次，可保一个春天不再发作。疼是真疼，可长痛不如短痛。

这些年，我发现了一家不错的修脚店。店老板长得瘦小、憨厚。店不大，临街一间门面，两把修脚椅，几个泡脚的木盆。头一次进店，老板进屋打了一盆热水过来，让我把脚放进去泡泡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拎了个小箱子坐到我跟前，从里面拿出褐黄色的包，选了一把刀，准备给我修脚。

我看着那块褐黄的布，不淡定了。他手里的刀，给无数人削过老茧、修过偏甲、刮过脚皮，上面得有多少细菌？

“哎，师傅别急。”我叫了一声。他有些愕然。“这刀消毒了吗？”“消了。”他肯定地说，“我们是专门修脚的地方，每次都会严格消毒。”说完，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瓶子，对着手上的刀和我的双脚，嗞嗞喷了几下。“您放心，我们也怕细菌。对顾客负责，也是对我自己负责。”

他修脚很专业，将我的脚趾捏一捏就知道有偏趾甲。手上的功夫更好，挖偏趾甲时，他将我的脚趾掐紧，细细地往里挖。能感觉到刀在走，却没有很强的痛感。挖完后，他挑起一小块带血的趾甲说：“就是这个东西，要挖出来才算好。”我当然清楚这小块东西的“厉害”，从心里认可他的话。

修了几次脚，从店老板断断续续的讲述中，得知他来自江西一个小山村。家中有一个患病的老母亲，还有一双儿女在读书，妻子在家伺候一老两小，他靠修脚手艺在外挣钱养家。

我由衷地说：“修脚是一门很不错的手艺。”他笑笑：“这算不上手艺。修脚事小，却要用心。来的都是回头客，马虎了要丢饭碗的。”他说得轻松，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，也很深刻。想想也是，世上大多数人干的都是一些小事，有人肯用一辈子去做，做熟了，做细了，就成为营生，可以谋生、立足。

遇见

笏牌

曹文远

周末，陪友人去老家安徽滁州全椒县吴敬梓纪念馆参观。去得太早，纪念馆尚未开门，便立在门前等候。忽然，一股浓郁的香气钻进鼻腔，循着香味凑上前，原来是一处烤饼小摊，当即买了两只尝鲜。友人拿起就咬下，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细碎酥皮雪花般簌簌飘落。他连连赞叹：“又香又脆又甜，一碰就碎得掉渣，这是什么神仙烤饼？”

摊主闻言笑了：“这叫‘火牌’！”友人嘴里塞满饼，含糊说：“火牌？烧火的火，打牌的牌？”我笑着解释：“皖东方言听起来是‘火牌’，书面写法是‘笏牌’。你瞧它形状，活脱脱复刻古代大臣上朝手执的笏牌，这是滁州这一带的老点心。”

小时候，我总要缠着父母去赶集，大半都是为了这一口酥笏牌。印象最深的一回，是陪着同学到20多里外的周家岗打电话。完事后，同学攥着两毛钱，豪气地往摊桌上一拍：“来四只笏牌！”我们站在摊前迫不及待地各吃了一只，余下两只小心翼翼揣进粗布口袋，手掌轻轻按住，生怕走路颠簸，震碎层层酥皮。

摊主边麻利揉面团，边和我们细说门道：“看着简简单单一块笏牌，做起来全是细功夫，一步不到位，就烤不出层次分明的酥皮。要提前准备温水、菜籽油、白砂糖、白芝麻。”说话间，他拿起案板上的面团现场做起来。先是揉油皮，面粉加温水和少许菜籽油，反复揉制，揉至面团光滑、不粘手、不开裂，才算合格。然后调油酥，菜籽油搭配面粉搅拌，调成膏状油酥，稠度必须适中。再叠酥起层，油皮擀开，包裹调好的油酥，像折折扇一般反复折叠、擀平，最终能形成20多层薄如蝉翼的酥皮。接着定形装饰，最后入炉焖烘，烘烤到位，油脂充分浸润酥层，芝麻烤至金黄焦香才算完工。再利用炉内余温焖上许久，酥感更上一层楼。这便是笏牌酥脆掉渣的秘诀。

吃笏牌，也有讲究。刚出炉的笏牌，芝麻焦香，面皮酥松，麦香、油香、甜味在口中交融，酥而不散，脆而不硌牙。要小口轻咬、细嚼慢咽。若是狼吞虎咽，不仅尝不出好处，还会弄得满脸酥渣。吃罢笏牌，再喝上一杯滁州贡菊清茶，堪称绝配。

清晨的微风裹着笏牌独有的焦香缓缓飘散，又一拨食客循着香气围拢过来。

多味斋

心里的花园

金 波

石斛开花了，
每两三天开一朵
也许三四天开一朵。
不慌不忙地开，
不紧不慢地开，
开得慢，也谢得慢，
天天是有花的日子。

有花的日子，
家里的气氛就不一样了，
好像多了一个亲人。
这个亲人不会说话，
也不会论资排辈，
但她带来了美好的日子。

爱花的人说，
没有人送花，
自己给自己买些花。
我想了很久，
真正属于自己的花，
不是买的，不是送的，
是自己种的。

我爱自己种的花，
我们一起成长。
花记得人，人记得花，
心里就有一座花园了。

▲油画《公园小景》，作者韩景生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处暑到了，白玛顿珠没到。

白露到了，白玛顿珠还是没到。

那个早上，晨风沿峡谷吹进来，小溪从山腰流下来，蓝天、白云、森林、牧场、牦牛、马匹组合的风光大片一帧一帧从车窗外翻过。

“呀，杂拉村！”“呀，错久村！”“呀，结巴村！”沿途别致的村名引起了集体“少见多怪”的呼声。在一路惊呼声中，我们到达了一片开阔的草甸。两岸青山仿佛护佑草甸的臂膀，一河碧水仿佛滋养草甸的脐带，那扎草、委陵菜、菊状千里光铺成了斑斓的地毯。我们此行的任务，是从草甸的这头骑马去看草甸那头的新错湖。

“欢迎来到罗池村！”看到我稳稳当当坐上了马背，“马夫”才怯怯发出第一声问候。这是一位少年，高原的风雨烈日在他两颊烙出清晰的印痕，脸上却仍透出尚未褪尽的稚气。

“沿途的村子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，你们村为啥叫罗池？”

“我们的村子也不寻常。”他说“罗”即庄稼，“池”即宝座。传说这里是块宝地，因而每年五谷丰登。

但我只看到了草甸，没看到庄稼。见我疑惑，他手指斜斜指向右前方。果然，那里有一片金黄。那是青稞。明媚的阳光把青稞照得发亮。

“你看那风！”我猛地一怔，随即会意。8月高原的风裹着雅鲁藏布江的气息，顺着河谷闯进了这片青稞地。靠边的青稞最先知道风来，禁不住手舞足蹈，带动了连片的青稞跟着摇摆，一下引爆了全场的风吹麦浪。

走走说说之间，不时有沙滩摩托掠过我们身旁。“轰——”颠簸的砂石路上传出此起彼伏的惊呼与笑声。“轰——”甩过一浪一浪翻卷的头发或飘飞的裙裾。“这些车，和你骑的马，都很不简单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坐在新错湖边。

湖面清新辽阔。云在湖面游走，风从林海吹来。此刻的风，是最轻柔的那缕。马先蒿上的一只红蜻蜓，被风抚摸，薄薄的翅翼发出了轻颤，纤弱的尾尖也忍不住点了点。紫色龙胆花蕊里的蜂群，齐齐被风拂过，绒毛微微蓬起，连片的嗡鸣顺着风的轨迹唱开。

请相信风

汪 渔

他说，罗池村原来是个“闲置”村，山闲置、水闲置、人闲置。后来，政府改造了结巴村到罗池村的公路，引导全村93户家庭集资购置93辆沙滩摩托和93匹马，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，统一打造新错湖各种旅游项目。2025年，召开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大会，给全体村民发放年度分红资金430万元。说着说着，他用手指又斜斜指向右前方。

他再次提醒：“你看那风！”于是，我再次看到了风。它正在让猎猎响声乘风而起，将祝福播撒给高原万物。

经他两次点拨，我终于悟出，他想要我明白的，是有些力量就像风一样，似乎看不见，但向来都不曾缺席。

交谈之中，得知他家5口人，却有50多匹马、60多头牦牛；加上村里的分红，完全是富裕之家了。我问他：“如果要风知道，你的愿望是啥？”他说今年的愿望，是按政策考取重庆或成都的某所高中，远点的理想是参军入伍。为此，即使暑假帮父母看马，他也坚持天天学外语、看新闻。我很好奇他为啥有如此愿望。

“你再看。”顺着他的手指，我看到的是一幅标语。纯纯的红色大字，镶嵌在高原的青山绿水之间：跟着北斗星不迷路，跟着共产党会幸福。我瞬间明白，相信，是一种力量。尽管它从来看不见，但它会接住你所有没说出口的期待。

我加了他的微信，知道他叫“白玛顿珠”，约定如果他考到了重庆，我请他吃火锅。后来他被林芝本地的高中录取了。我相信这只是风转了一个弯，并不代表它不会到。

所以，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：“请相信风。”

大地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张珊珊
制图：赵偲汝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